

一对怨偶

□邱蕾

叔和婶结婚快五十年了,可是,关系一直不好。

每次家庭聚会时,婶子都像个祥林嫂一样,喋喋不休地跟亲友们控诉叔的各种不是:叔从来都是自作主张,有事不和她商量;叔从来没有到她单位上接她下过班;姑霸占了叔给婶子捎来的鞋子,叔知道了无动于衷;姑趁婶子不在家把缝纫机搬到自己家据为己有,叔知道后仍无动于衷;叔从没给她买过衣服买过礼物……

面对婶子的指责,叔辩解,他从小到大父母就没怎么管过他,大小事都是他自己拿主意,所以根本没有和人商量的习惯。接老婆下班这种事,他觉得无聊,都是成年人了,又不是小孩子会迷路,一个大活人,为什么非要人家去接呢?再说自己单位离家很近,下班直接回家做饭才是最佳选择,难道还要舍近求远地跑去接她再回家烧饭?吃饱了撑的!姑拿了自己家的东西,又能说什么?还能为此跟她们断绝关系不再来往?冲到她们家把东西再要回来?毕竟是自己的亲妹妹,这种事放你身上,恐怕你也做不到吧。至于买衣服,这么多年了我自己都不给自己买衣服,再说你有工资,自己想买不就买了?非得让我给你买,有必要吗?万一买着不合适,还得退货,不是给自己找麻烦?

他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,谁对对方都有一肚子怨言,所以每次过年聚会,我们就总是要听着叔婶二人你控诉我辩白作为下酒菜。

现在,他们老了,婶子坐上轮椅,叔叔退而不休,比过去上班还累,因为一年无休,要全天候照顾婶子。聚会时,婶子仍旧诉苦抱怨,除了过去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,又有了新料。比如她让叔给她买豆浆,那天下雨叔不肯去,还说出一顿不喝又死不了这种混账话;菜没摘干净,是故意给她吃烂菜叶子,因为叔给她做的菜就没顿应心的,不是嚼不烂就是咬不了。叔成天喝酒抽烟浪费钱,还看篮球,你们说看篮球有什么用?

叔依然急躁地辩解了一大段,最后也开始诉苦:我天天这么伺候她,不说有功劳但也有苦劳吧,不会表扬,别老骂我挑我刺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,无论我怎么干,都捞不着她半句好话。

听了那么多年他们二人的互相抱怨,我们也多少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彼此不满。他们都只盯着对方的缺点不放,拼命攻击,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看问题,都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,而且自己才是最正确的,该改变的是对方而非自己。

想起多年前婶子曾跑来我家哭诉,说那天为了点事儿子跟她吵,最后儿子说让她去反省反省。她很生气,当儿子的居然让母亲反省?反省什么?她一个当妈的有什么可反省的?

我们悄悄议论,他们把原本可以美美的日子硬是过得鸡飞狗跳、人仰马翻,看他们现在这个思路,会继续乌烟瘴气下去。



软肋

□猫

在我高一时,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从那时起,我住在农村的祖母就变成了我家的常客。那时候她已经年过七十了,身体瘦弱,只有七十多斤。因为自己的儿子生病了,需要很多钱,她顾不上自己老迈的身躯,去地里给别人打工挣钱,只为了能给孩子补贴一点家用。

因为我父亲吃的止疼药,需要我母亲每半个月就去某大城市购买一次。所以,每打上半个月工,祖母就坐上班车来到城里,给自己的儿子买菜做饭,走的时候再留下一些钱,自己只剩下回去的路费。回去以后,她继续打上一段时间工,再来城里给儿子买菜做饭,走的时候再留下钱,只剩回去的路费……如此往复,在我父亲生病的三年中,祖母来来回回不曾间断。

母亲曾经想让她别每次来都给钱了,叫祖母自己留着,而且这些钱在巨额的治疗费用面前确实也是杯水车薪。但奶奶坚持要给,说:“斤上不能添,两上也要添”。就这样,她用自己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,不断地补贴自己病重的儿子。

然而,上天却没有体谅我们的心情,还是夺去了我父亲的性命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世间最痛之事莫过于此。在出殡那天,奶奶悲痛欲绝,哭得背过气去。自那以后,每次我回农村,都能听到她念叨:

“为什么你爸就这么命短,好好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,奶奶为什么不能把你爸换下来……”

“你真是长得越来越像你爸啦,说话也像,吃饭也像,穿衣服也像。”

“我看到你,看到你妈,就想起了你爸。要是你爸还在,你们回来家里就满满的,多好的一家人……”

“你有没有梦到你爸,为什么奶奶梦不到他?”

“你爸小的时候啊……”

“奶奶不想你爸了,真的不想了……”

转眼已经过去四年了,奶奶还是在为父亲操心着,每次回去,她都叮嘱我说:“你逢年过节,一定要记得给你爸去烧纸,多去看看他。”我想安慰奶奶,可是看到她干瘦的身躯、苍老的脸庞、浑浊的眼睛,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曾在《秦岭无闲草》中看过,一个叫曾周的年轻人,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不幸坠崖身亡。他的父亲多次从广东来到秦岭,翻山越岭来到儿子的墓前,只是为了在儿子的墓碑前静静坐上一天。直到有一天,他最后一次来到秦岭,来到儿子的墓前。他对着大山喊道:“周周,爸爸来看你了!爸爸老了,以后爸爸就来不了啦!”

“我活得太久了”——说这句话的,是一位失去女儿的独身女人,她在红十字会签署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。

孩子是父母一生的软肋。

“明天,破晓时分,

当田野微明,我就启程。

你看,我知道你在将我等候。

越过高山,穿过森林,

在远离你的世界里,我片刻也不想停留。

我默默地思索,孤独前行,外面的世界,不看也不闻。我弯着腰,背着手,步履匆匆,满心的忧伤啊,白昼也如黑夜降临。我不凝望那金色落日的辉煌,也不远眺驶向阿尔弗港湾的风帆,到达时,我将在你的墓旁,放一束翠绿的冬青,和一把盛开的欧士楠。”

这是雨果写给故去女儿的诗,“满心的忧伤啊,白昼也如黑夜降临。”

最想做的事

□魏霞

爱人说:“初二,是初二的事,你挤时间还是回去一趟吧。”我想也对,就直接送家了。虽然少不了挨了父亲的几句嘟囔,但看出来父亲对我的到来还是满心欢喜的。

谁知疫情严重,回来后路马上就被封了起来。我暗暗感激爱人的提议,至少不用担心父母吃的问题了。

“你永远不知道,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到。”以前看到这句话,不以为然。经过这次疫情,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。现在我能多回家看望父母一次,就多跑一次,不给自己留下可能的遗憾。

有想见的人,就去见吧,不要以忙为借口。这世间有很多人,你以为有机会再见的,以为会有下一次,却没想到重逢永远变成了奢望,有多少来日方长败给了世事无常。好好珍惜吧,无论亲情、爱情,还是友情,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次分开就可能成为永别。

“N”房东

□桐城小花

复工后租房,找了好几家中介,房子有合适的,就是中介费太高,有要一个月的,有的居然要一个季度的。那天,我从中介出来,寻思还是在网上试着找一套吧。

外面刮着风,我把衣服裹紧。突然一个白色的网球帽刮到我脚下,我没刹住步子踩了上去。那个叫阿哲的男人这时候走过来让我赔帽子。

风刮来的让我赔?赔的话也得让风赔。我的气不打一处出,租个房还能杀出个“碰瓷”的。我边跟他掰扯边朝前走。拐了个弯,阿哲停下来,心平气和说帽子只是个噱头,他是想租房,但是不想找中介,看我从中介出来,猜我是租客。

原来风还能刮来好消息。但是我不放心他,说这片我很熟,前面就是派出所,敢骗我就拨110。阿哲说不相信他没关系,可以先去看看房子,绝不收一分钱,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叫同伴来一起去看。他还说他不是房东,但是他被房东授权可以转租。我半信半疑。

房子真是不错,一室一厅,装修典雅,欧式风格,窗明几净,价格跟简装的差不多。

我有点迟疑,有点警惕:天下哪儿这么好的事让我赶上呀。我想走,他解释说,本想长住的,疫情中他的公司倒闭了,他想趁这机会回老家,所以这边的房子就得退,但是,想找一个心仪的下家,所以没事就在那家中介附近“守株待兔”,但是又怕人家发现闹得不愉快,就用了“帽子戏法”。

阿哲拎着简单行李走的,我拎着简单行李入住了。有一天房东来串门,说这房出租的事他根本就没费过心,都是租客找租客,因为自打第一个租客入住后,就按着自己的喜好精装修了房子,五年后找了个喜欢这个风格的下家人住,下家住了三年后找了阿哲,阿哲住了两年。这是我知道的最不像房东的房东和最不像房客房客。哪儿有这么好的关系?

我跟那个阿哲没有交集,因为房子这个介质遇见,然后因为房子交付又告别,恐怕以后不会再相见,但是,阿哲的良善却体现在干净温暖的房子里。入住时,随便哪儿用手擦拭没有一丝尘土,地上没有一根头发。原来我不知道的是,阿哲也同样体会过上家租客的良善。

住了一个多月,公司因疫情还没彻底过去,为了好管理员工,租了公寓楼,我必须搬过去住。

我把房子的图片挂在网上,好多人加我微信聊租房的事,我在众多的人里挑了一个准备明年考研的男生。他看了房子后也觉得租金低,怀疑我是“二房东”有猫腻。我说我不是“二房东”,我是“N”房东,虽然你入住后就退出了房子,但是,我会一直惦记这,你要好好爱护它。我给房子起了名儿叫“传承小屋”。

搬走的前一天,我彻底给房子做了保洁。我拎着简单行李下楼的那天,男生拎着他的简单行李上楼。他说“谢谢你哦”,我笑笑摆摆手说:“谢谢你,照顾好这房子哈”。

所有的房客,在这里遇见是缘,告别时,但愿有爱。

